

曾南丰全集

一
函十二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四

序

十一首

長洲顧崧齡東巖校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
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
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
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
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
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
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

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此子弟袒韞鞬臈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

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
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
不事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
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
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
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
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
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貲外郎周君中復周君
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

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途所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

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予遊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爲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已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
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
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
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
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
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
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

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
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
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
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
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
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
者專一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今其得吾說而思之人
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歐於
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
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

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秘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閒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

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
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
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
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
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
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
邪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乎致乎者在太
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
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
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

時潭吏與旁近郡蘄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
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
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
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
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事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
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
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

字潛之

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
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遊四年間
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
數遊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爲龍沙
沙之涯爲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皆江西之勝處
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
與爲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
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爲樂可勝道邪
故吾與潛之遊其閒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

獨吾遊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遊於是
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且而作
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遊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
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
行邪使吾進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
鐫切邪跡吾言不足進也跡可進者莫若道素與遊之
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之
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
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

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克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

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无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无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无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